

少年必读 文学名著

Shaonianbidu Wenxuemingzhu

[..... 叛逆 抗争篇]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原著

世界经典名著 少年读本



延边大学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MING ZHU

少年必读 文学名著

主编：冯雪松

[.....叛逆 抗争篇.....]

巴黎圣母院



原著：[法]雨 果

改写：林展峰

延边大学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MING ZHU



选题策划:伟 明

主 编:冯雪松

插图绘画:黄晶晶

周 洁

陈 杨

版式设计:姚 芹

封面设计:刘 扬

少年必读 文学名著

【叛逆 抗争篇】

巴 黎 圣 母 院

原著:[法]雨 果

改写:林展峰

延边大学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44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13千字 印数:6000

2002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1454-1/I·142 (全篇十二本)定价:9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她忽然看到脚边有一把加西莫多扔下的短刀，就把它拾起来，向着正在踢打加西莫多的克洛德冲了上去。



路易国王正在专心审查法国今年度的预算案。

导 读

这个悲惨故事发生在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巴黎，纯洁善良的吉普赛少女艾斯梅拉达因为貌美如花而遭到道貌岸然、心怀邪念的克洛德副主教陷害。在她被送上绞架即将处死时，被丑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冒死营救下来。

作者雨果(1802—1885)是法国文学家，生于军官家庭，早年所写的《短歌集》有着明显的保皇色彩，后受进步思想影响，创作了《克伦威尔》、《欧那尼》、《国王寻乐》等剧作和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作品反对封建专制和暴政，因此被迫离开法国。在1861—1869年间创作了《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1870年回到祖国，1874年完成讴歌法国革命高潮的长篇作品《九三年》。其他重要作品有诗集《历代传说集》和许多政论文章和演说稿。

通过《巴黎圣母院》，作者鞭挞了中世纪教会统治阶级的虚伪和暴虐，讴歌了正义与善良的伟大力量，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通俗流畅的语言，恰当的插图，使小读者更易贴近人物的内心。小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正义的伟大力量吧！

主要人物介绍



加西莫多

巴黎圣母院丑陋的敲钟人。在被人遗弃后，由克洛德副主教抚养成人。他为人单纯善良，为救艾斯梅拉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艾斯梅拉达

美丽的吉普赛少女，靠街头卖艺维生，身边总跟着一头白色小山羊。后被宗教法庭诬为女巫而绞死。



克洛德

道貌岸然、心怀邪念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对艾斯梅拉达的美貌垂涎三尺，不择手段想得到她。在阴谋败露后，又想置她于死地。



弗比斯

路易国王的侍卫队长，曾经救助过艾斯梅拉达，在第二次解救艾斯梅拉达时被克洛德刺成重伤。



克洛潘

“奇迹街”里乞丐的头领，被人称作“乞丐王”，他给了艾斯梅拉达兄弟般的关爱。在艾斯梅拉达被捕后，带领手下围攻过巴黎圣母院。

内 容 简 介

有谁会想到冠冕堂皇的大主教圣洁的法衣底下掩藏着的却是一个祸国殃民、阴险卑鄙的灵魂？又有谁会想到在丑陋畸型的敲钟人的内心却闪烁着至善至美至高至大的神圣光辉？一个在主教的庇护下长大的昔日的弃婴，又该如何面对发生在他身边的是非恩怨呢？美与丑，善与恶，外表与内心并不一定是和谐的。

少年必读 文学名著

叛逆 抗争篇

- 基督山伯爵
- 悲惨世界
- 巴黎圣母院
- 茶花女
- 罪与罚
- 战争与和平
- 红与黑
- 上尉的女儿
- 罗密欧与朱丽叶
- 汤姆叔叔的小屋
- 傲慢与偏见
- 羊脂球

责任编辑：殷继海

贾 锐

目 录

丑王节	1
丑王与美少女	10
夜晚跟踪	21
克洛德和加西莫多	38
聋子审案	46
陷 阱	56
逼 供	83
广场上的绞架	99
丑王救美	111
魔 爪	124
围攻教堂	134
最后的命运	152



丑王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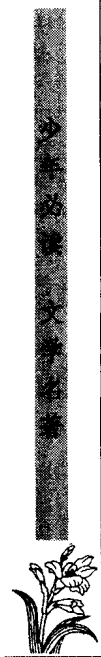
1482年1月6日,巴黎^①的教堂^②万钟齐鸣。首都市民从睡梦中惊醒,立即穿上衣服,离开家门,朝巴黎大戏院广场走去。广场两旁的店铺全关着,因为那天是“丑王节”。每逢这一天,中午十二点整,都要演戏;另外,人们还要指定一个丑八怪出来当教皇^③,给他穿上主教服,让市民们簇(cù)拥着穿街过巷,借以嘲笑教堂的主持。晚上,市政府广场上(即有名的沙滩广场)的绞刑台下,燃起一堆熊熊的篝(gōu)火……巴黎居民急急忙忙地往前赶,听说有些外国使臣已经来了,其实,来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弗兰梅市民。但是,人们传说纷纷,说他们衣着华丽,而且还准备参加丑王节活动,所以都想一睹(dǔ)风采。所以,这一天的巴黎市中心,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据说,要演戏的那个巴黎大戏院的大厅,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长七十多公尺,宽三十多公尺。偌(ruò)大的剧场,里面早已挤满了人。许多没能挤进去的人便冒着严寒在正门楼梯下等着,已足足等了一夜。那些看热闹的人分成两股人流,在楼梯上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连宽阔的大广场也快被挤得水泄不通了。呼喊声、笑闹

① 法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世界特大城市之一。

② 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③ 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者,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任期终身。



声响成一片，门口、窗口、屋顶，全都站满了人。他们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在地时而望着大剧场，时而望着熙(xī)来攘(rǎng)往的人群，看到这些观众们演出的这场闹剧，一张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巴黎的居民本来就好奇心重，墙后的动静，当然就成了他们猎奇的头等大事。

你瞧，在这堵墙后，也就是说在大剧场里，人越聚越多，像涨潮的海水，有的顺着墙壁往上爬，有的往门上爬，结果，窗上、柱子上、塑像上，到处都站满了人。他们站的地方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耐烦，十分烦躁，加上长时间等待所带来的困顿……，所以一个个都变得格外暴躁。外国使臣至今仍未露面，在市政府大厦接待使臣的大学校长也还没来。里里外外，怨声载道，有的在埋怨近卫队，有的叫冷，有的喊热，有的骂天气太坏，有的骂巴黎的主教和丑人教皇，连柱子、塑像、门闭着、窗开着……都骂。市民们本就牢骚(sāo)满腹，加上为数众多的大学生们一个劲儿地火上浇油，群情更为激昂了。

有个市民说：“嗨！真不害臊(sào)！还是大学生呢，竟然这样说话！要在我们那时候呀，非得先当众揍他们一顿，然后就活活烧死！”

随即，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喊声：

“这话是哪个王八蛋说的？”

“我认识他，他就是安德里·缪(miào)斯尼雅老板！”

“我们学校里的书店老板！尽用他的那些破书骗学生的钱！”

“喂，缪斯尼雅，我们得把你的那些破书统统烧掉！”

“缪斯尼雅，看我们不揍你的那些伙计！”

“见你们的鬼去吧！”那个肥头大耳、貌似老好人的缪斯尼雅先生嘟哝道。

“快住口，安德里老板！要不我就跳下去骑到你的脑袋瓜上！”巴黎圣母院副主教的兄弟德鲁诺·弗罗洛说。

安德里老板抬头一瞧，认出了攀在塑像上的那个青年人，掂(diān)量了一下他全身的重量，真的压下来，够自己呛(qiàng)的，于是只得忍气吞声，不言声了。德鲁诺接着说：

“最糟糕的要数咱们的教员：今天到处都在庆祝丑王节，可咱们学校里却冷冷清清的，什么动静也没有！”

“不过，话得说回来，姆贝尔广场可够大的呢！”

“咱们把校长撤掉！”德鲁诺·弗罗洛喊道。

“咱们把安德里老板的书统统搬来，烧上一堆欢乐的篝火！”

“把学校办事员^①的棍棒也拿来烧掉！”

“还有椅子！还有家具！统统烧掉！”

德鲁诺接着喊道：“打倒安德里！打倒安德里！打倒医生和教师！打倒传教士^②和博士^③！打倒办事员和校长！”

“简直是无法无天，世界末日到啦！”安德里叫道，随即捂住了耳朵。

有个学生趴在窗口喊起来：“你们不是在议论校长

① 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职别。

② 基督教会(包括旧教和新教)派出去传教的人。

③ 学位的最高一级。古代也指传授经学的官员。





么！瞧，他来啦！”

大家的脑袋“刷”的一下全都转向广场。

“对，对！是他！就是他！他就是那个蒂(dì)博校长先生！”

果然，校长骑着毛驴，由教授们簇拥着，正在穿过广场去市政府大厦迎接外国使臣！他经过时，受到了两旁群众极不礼貌的对待。

“您好哇，校长先生！喂，您也得说声大家好呀！”

“有人向您问好，您干嘛不回礼？”

“噢！这个老赌徒，怎么来得这么早？”

“肯定是今儿早上离开牌局离得早呗！”

“瞧他那耳朵，比驴耳朵还长！”

“您好！蒂博校长先生！这个老混蛋！”

“您好像不太高兴哪！”

“准是昨夜赌输了。”

“看样子精神还挺疲倦的。”

“您去哪儿呀？大学可不在这边！”

校长走过去了，接着走过来的是教授和医生。学生们又开始起哄，又吵又嚷。每走过一位教授，他们就数一个：吉贝尔·德·许利、若阿尚·德·拉德奥尔、路易·达于耶(yē)、朗贝尔·奥克特芒、克洛德·绍阿尔、西蒙·桑甘……

“校长屁股后面拖的这条尾巴可真漂亮呀！”

“把市民们掉下的那些鞋捡起来，扔到这些丑八怪脸上去！”

“啊！西蒙先生让老婆骑在他背后哪！”

“他怕把老婆丢了呢！”



“他想得挺周到。晚安，夫人！”

“您好呀，先生。”

安德里老板凑到皇室皮货商吉尔·勒科尼老板的耳旁说：

“先生，我再跟您说一遍，世界末日到啦！学生这么说话，我从未听到过，全怪那些科学发明。发明得越多，咱们完蛋得越快！您瞧，书也不用手抄了，用什么机器印！有了印刷术，我的买卖全得完蛋。”

“是呀，太可怕了。瞧，大家不穿皮裘(qiú)，都穿丝绒啦！”

这当儿，晌午的钟声响了。“啊！……”人们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大学生们安静下来了。只看见千万只脚在挪步，千万个脑袋在晃动，只听见一阵阵的咳嗽声和掏手绢的声音。原来大家在调整位置，摆好架势，准备看戏，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张大着嘴。所有的眼睛一齐向大厅深处的大门和演戏的舞台望去，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只有四个守舞台的军警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着，既没有看见外国使臣和校长，也没瞧见演员……大家还是等呀等的，一分钟、两分种、三分种、四分种、五分种……过去了，足足等了有一刻钟。台上还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于是群众的不耐烦立即变成了愤怒。

“快开演！”德鲁诺叫了起来。

“让弗兰梅人见鬼去吧！”罗班·普斯潘接着喊道。

人群一边跺(duò)脚，一边高喊：“快开演！快开演！”

好多人要往舞台上冲，遭到军警拦阻。